駁四書改錯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三　　婺源戴大昌

官師類

士無世官　集注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

毛氏曰。如此則以世官爲世爵錯之甚矣。此士字該卿大夫言。當云但世爵而不世官。古官與爵殊。爵者王朝爲公侯伯子男。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在王朝爲三公三孤六卿及諸官屬。在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與諸屬大夫之爲五官者也。世爵爲封建一定之法。不可更易。宋儒謬襲公羊謂春秋譏世卿。妄語也。惟世官則易于專擅。如三桓爲魯三卿。

此不可易者然而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世世襲之以致政逮大夫漸不可挽晉六卿俱然故五禁及之

大昌按毛氏此條之妄說甚矣謂爵者在侯國爲公卿大夫士也官者侯國則孤卿之爲三官及諸大夫之爲五官也然自古未聞有身爲卿大夫而漠然無官守者若果世爵爲封建一定之法則中庸何以曰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乎王制又何以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乎春秋譏世卿漢唐諸儒皆以爲然何獨謂宋儒襲公羊謬說乎若謂朱注當世祿者爲錯則孟子何以曰文王之治岐仕者世

祿而不曰仕者世爵乎此皆不待辨而明也且毛氏謂世官則易于專擅以致政逮大夫則尤不然蓋權之下移在執政者非其人耳如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孟獻子則嘗爲政在武子之上叔孫昭子亦嘗爲政在季平子之上皆無碍也惟若季氏爲政專擅則公室遂弱矣晉三軍之將佐其諸臣皆以次遞升未嘗世其官也如郤縠隨會趙孟韓起當國執政固無碍也迨春秋末趙魏輩擅權盡滅范氏中行氏知氏而晉始萃于三族矣則知執政非其人雖令魯三家以司徒司馬司空使遞次更易之而不世其官豈有

救于曾哉毛氏眞論古無識矣

羿集注論語羿有窮之君孟子羿善射者也

毛氏曰此又錯者不知此是官名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凡職射而以官爲氏者皆得氏羿則當注云羿古射官名而其後多以官氏此羿者有窮后之氏也

大旨按說文羿字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官無帝嚳二字亦兩岐之說然即以羿爲帝嚳射官則羿亦其爲射官者之人名也以其善射故後之善射者皆謂之羿猶美色者皆呼毛嬙西施耳今毛氏則曰此是官名而其後因以官爲氏直以羿爲

古射官之名則固無所本也吳越春秋云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及羿寨其爲人因名曰羿

子華使於齊集注爲孔子使也

毛氏曰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寇時由求赤一齊仕魯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隳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稱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卽此使齊是也使齊正爲魯使與下原思爲宰是一時事故粟皆公家稍食也若解作爲孔子使則皆不合矣夫子家無廩祿安得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如謂冉子與以己粟則是炫己富以矯夫子之郤倍無理矣

大自按夫子答孟武伯以由求赤可使之才猶之答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不過評論其才安得以此即為三子一同仕魯之証而謂子華為魯使齊乎況孟子明云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于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若是夫子為司寇而使求宰財尚令求賦粟倍他日若朱注有此說則毛氏不知若何譏訕矣且謂子華為仕魯而使齊則閻氏四書釋地有云按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夫子為司寇時赤甫八歲據此則知毛氏之說非也又謂粟為公家稍食求為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一請一與得以自主尤鄙悖之甚者夫使粟果為公家常

祿既不容原思之濫辭又豈容他人之濫與夫子既曰庾曰釜而求竟敢公然自主與以五秉有是理乎則五秉者其必爲求之已粟自行朋友通財之義耳

下大夫上大夫 集注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毛氏曰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而雜夏商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可稱大夫其實上大夫不是卿蓋侯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也若五大夫則是三卿屬官謂司徒卿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司寇卿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此等共五人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否然自三卿

及此下大夫五人外將皇皇魯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俗儒謂夫子爲中大夫不知王朝有中大夫侯國無之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已進大司寇仍是下大夫乎且魯以三桓爲三卿然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未嘗不仍備六官也夫子司寇與衆卿列故自以卿而與大夫言因大夫有上下故有誾誾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

大昌按毛氏但欲議朱注之錯則并議王制之不可信其實自所著說則甚無把握也蓋大國三卿之下各有屬大夫共

五人。說見前此皆公朝之臣。非大夫之家臣可比。毛氏安得疑其不知得升公朝否乎。古制大國止于三卿。如司徒實兼冢宰。司馬實兼宗伯。司空實兼司寇。毛氏安得漫引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為宗伯等。而謂魯未嘗不備六官耶。春秋之初魯公子翬。卽羽父施氏臧氏皆卿也。其後諸氏俱失卿。惟三桓並列為卿。迨至宣公弟叔肸之後為叔氏。則亦為卿。魯于是有四卿。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並書于策。此則成襄以後變制也。若孔子雖由司空進位司寇。實仍下大夫也。江氏鄉黨圖考亦云孔子為司寇攝下大夫其稱大司寇者。後人漫加之。卽魯三家為

司徒司馬司空亦無稱大者毛氏安得謂夫子司寇已在卿列反以稱孔子大夫爲謬乎總而言之則卿大夫皆曰大夫所謂三事大夫是也析而言之則卿爲上大夫餘皆下大夫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也就大夫中又分爲上下王制所謂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其下大夫是也左傳臧宣叔亦引此言今鄉黨所記下大夫則但指大夫也上大夫則必指三卿毛氏乃謂上下大夫但專指大夫言豈夫子在朝廷竟不一向三卿言而但與諸大夫便便乎毛氏所說種種鶻突尚得謂之通

經乎

梓匠輪輿集注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毛氏曰考工記凡工有六金無車工又攻木之工七亦不別出車工不知何據以木工車工分作二者錯矣按周制以輪人輿人共車人金稱雖輪輿亦統名車而車人則祇司車之長短曲直兼斧柯耒耜之制乃獨稱車工以推作輪輿之長官金無此事或曰此四工總是木工亦總可稱人不宜添一車工耳

大昌按朱子以考工記本有車人則有專司之事矣故易作

車工以與木工相對成文則車工二字自包輪人輿人在內卽毛氏所謂輪輿亦統名車是也固無錯也假如朱子于四者俱注云木工則毛氏必大聲叉譏其錯矣

管叔監殷 見後十卷

忠信重祿 集注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毛氏曰祿有定制士豈得獨重舊注忠信之士得重其祿蓋謂苟忠君信國則猶是諸士而下士得食中士之祿中士得食上士之祿以勞逸爲進退也

大昌按此節言九經之事自修身至懷諸侯各上數句俱係

就人君言何以此句忠信獨就士言乎若如舊注之說則忠信下必須添之士二字方可則固不若朱注之直捷爽且毛氏云以勞逸爲進退則非論其人之德而論其功論功則自有考績黜陟之典固不沒也況毛氏既云祿有定制士豈得獨重又何以于忠信之士獨可破格乎故知君之重祿者是爲凡爲士者槩言之也蓋此經言體羣臣惟以忠信就人君待士說覺于體字方有關會

甯武子　集注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毛氏曰甯武子無仕衛文時事春秋經傳皆無有按春秋衛

成元年在簡書尚有甯莊子盟句之文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公三年武子之名始見策書此經傳甚明者近嘉興陸氏四書大全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淮安閻氏又引鄢陵之戰謂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且韓厥將下軍而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又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安見甯氏父子必不同仕文公朝乎此論一出遠近即有來駁辨者不知諸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雖世爵未繼亦早有散仕爲倅者如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但此是國倅何嘗是父子同

時爲大夫而以此爲証是眞不讀書人矣况甯武幷不爲國倅而謂爲大夫乎

大昌按朱注以邦有道屬文公時毛氏遥其雄辨謂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是以有道無道俱屬成公請即以其矛刺其盾焉毛氏謂衛成公元年甯莊子盟句則其父尚在至成三年武子之名始見策書以爲甯武未仕衛文之証不知衛成公元年即魯僖二十六年也衛成三年即魯僖二十八年也晉文城濮之戰即在僖二十八年經于是年書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若使甯武子至是始仕衛則正值邦無道何所分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乎毛氏誚朱子不讀春秋經傳而不自知其昧昧矣毛氏又謂世爵相繼總無父子同時爲大夫者然朱注但云武子仕衛未嘗指言大夫則安知甯武在衛文時不曾散仕爲倅乎毛氏又于十卷再用嘵嘵何也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四

婺源戴大昌

朝廟類

朝聘 章句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毛氏曰此據王制而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惟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此是眞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畧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之中六服各一朝而尚書

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蕃四服在五服外也。于是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也。又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時見。如王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同。此閒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曰朝。南方以夏至曰宗。西方以秋至曰覲。北方以冬至曰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

若聘則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為度。謂之六間。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

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
且天子亦有歸脤賀慶致禬。諸小聘。而諸侯遇王國有事。卽
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曰小聘。周制可見者如此。若
左傳叔向等所云。皆晉霸之禮耳。自鄭氏周官注一往訛錯。
而朝聘大禮。漢唐至今茫然矣。

大昌按。尚書周官苐言五服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曰侯服歲
一見。何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釆服四歲一見。衛服五
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是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疎數。與尚
書本不合。而毛氏則謂尚書是總言之。周禮大行人是析言

之本無不合然如毛氏所解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云云則大行人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男服三歲見不當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也先與周禮本文不合安見其的確乎　若大行人云時聘殷頫鄭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巳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鄭意蓋以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以甸二歲一見男三歲一見采四歲一見衛五歲一見要六歲一見計之則十二年中惟一年七年十一年乃侯服獨朝則諸服皆使卿以聘禮來頫是

十二年中凡大聘三小聘則無定數也毛氏則謂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使卿聘閒年又聘但其所解朝期已與周禮本文未合則所謂以次年入聘者又安見其確而謂朝聘大禮漢唐至今茫然果可信哉

至謂閒朝五服各以時至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毛氏亦無發明按四明萬氏斯大朝覲辨畧曰諸侯見天子一也大宗伯所載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及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見君必北面何以有東西面之與今即覲

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蓋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初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節次固自分明。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有四禮哉。北面曰覲。止行于天子。東面西面曰朝。故朝禮下通于諸侯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覲。然則春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

復其位　集注沒階趨就位也　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毛氏曰。舊注以此位為即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語。原可信

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巳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爲外朝之位一爲內朝之位一爲朝端之位（謂在堂階之上）此與三位俱不合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蓋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

大昌按舊注之說必不可從若果復其位爲卽過位之位是君位也君位安得云復其位乎此不待辨而知其非也且毛氏所釋朝位有三者亦誤夫三位一在外朝一在治朝一在內朝亦曰燕朝今毛氏乃遺却治朝之正位而以內朝之位分堂上堂下爲二其謬甚矣江氏鄉黨圖攷所言諸侯三門三朝

之制以過位爲過治朝之位升堂爲路寢之堂即內朝最爲精析惟以末節復其位爲內朝堂下之位則未確余有辨說見四書問答續編益復其位在于治朝中庭左右按玉藻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惟大夫所復之位在于治朝已隔路門故君必使人視其退與否以爲適小寢之節若復位果即在內朝堂下則退與否君固目覩之安用使人視之耶蔡氏德晉有云過位過治朝門屏間君所佇立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復其位復其治朝中庭左右臣所立之位也其說最核

冉子退朝集注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于國政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

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

毛氏曰此錯甚者據儒卿大夫有外朝稱公朝與家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有內朝稱私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庇家政今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禮云公事不私議蓋謂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也然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退朝而晏則議事久矣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爲不知之言

大昌按書注用周氏馬氏說謂爲魯君之朝而朱注用鄭康成說謂季氏私朝則私朝者原對魯君公朝而言固無錯也毛氏乃于大夫之家分公朝私朝言何其瑣耶夫子之責冉有而正名分者正以禮云公事不私議也毛氏乃謂不以公事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于內朝始爲私議又何其瑣耶且毛氏既謂季氏于外朝議政于內朝議事不犯名分則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固其所也何以夫子又因求退而晏識其議事之久豈序業庀家事亦必在早朝不但不當于夕夜而并不當遲至于晝耶毛氏所說適見其支離

可笑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集注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毛氏曰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蓋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而于是始朝此節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仕魯時事而朱注臆作致仕者以為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也此此眞解人之言

大昌按朱注就夫子致仕時言固謂仕則于月朔誰有不朝者鄉黨蓋用記此乎毛氏則仍主夫子仕魯說但本文祗言必朝服而朝而毛氏乃謂必先服聽朔之服因君不聽朔而後易朝服果爾則記者曷爲僅記朝服而朝欲使人懸揣其意乎又引徐仲山說以釋必字謂必在朝不在朝服也此眞解人之言否則不知所謂必在朝不在朝服者係是何解豈魯諸臣于月朔或不朝而夫子則必朝以爲賢于他人乎使謂魯諸臣常不朝而夫子仕魯第因月朔必朝則曷以云三日不朝孔子行乎且毛氏自釋謂夫子必待朝時然後易朝

服則固重在朝服而引徐氏說又謂不在朝服亦自矛盾

按告朔之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故亦謂視朔聽朔又謂告月又謂朝廟又謂朝正又謂之月祭是也而孔疏又謂爲朝享江氏鄉黨圖考云司尊彝言朝享追享乃四時之間祀孔氏以爲朔享誤也毛氏亦謂朝廟爲朔享而未能辨正

拜下集注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毛氏曰此又錯引君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若禮拜則

君何得辭。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按謝拜有三。祇有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證拜之泰。是脫衣而訴裸者矣。諸侯三朝。而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

大昌按毛氏分謝拜禮拜爲二。禮然。朱注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先言禮拜。君辭之。乃升成拜。後言謝拜。固無碍也。按燕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又覲禮云。天子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俱是正禮。朱注兼言君

辭升成拜者方見當時不待君辭而自拜上之爲泰也安得謂其錯引乎

毛氏又言諸侯三朝而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夫在路門外爲治朝固係平庭無階若在路門內者爲內朝正是有堂有階

宗廟饗之

毛氏曰章句不註故尚書蔡傳于祖考亦不指是誰則禮亡而經亦置不理夫舜自立七廟孔安國注宗廟據帝系謂舜以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爲四

親。且祭法言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大昌按世本史記以窮蟬為顓頊次子。因謂舜同出黃帝。今毛氏據孔安國注謂舜立七廟。以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廟。不知古帝王世系諸家傳說不一。未可據也。攷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餘皆姓姬而金無姚姓。又顓頊為黃帝之曾孫。而顓頊有子八凱金無窮蟬之名。攷劉耽所纂呂梁碑記。虞舜祖幕。幕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喬牛。牛

生瞽瞍生舜羅長源路史虞舜紀謂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有虞氏報焉又左氏云有虞祖幕風俗通亦謂舜祖幕俱與呂梁碑合但無勾望耳據此則舜固非黃帝顓頊之後與堯不同出故二女釐降金非其從祖姑也今謂舜四親之廟瞍必在內固不須說若據祭法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有難強合者朱子章句無注自是闕疑毛氏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

明堂集注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毛氏曰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臺東齊出政令若為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者明堂創于黃帝古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為祖開王為宗周公為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而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為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因乘黃帝明堂舊址在泰山下遂作魯明堂而祀出王以配上帝孝經注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為之則此魯明堂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為齊有耳

大昌按毛氏以此泰山下明堂乃周公自為之為魯明堂以祀文王真可一笑毛氏豈不知周公一生未嘗之魯乎蓋孝

經言宗祀文王于明堂此自指鎬京明堂也若魯有太廟以祀周公又立出王廟以祀文王則皆伯禽爲之也與此明堂何涉此編十六卷譏朱子自造典禮吾謂未有若毛氏此條自造典禮之甚者也

周惟泰山下有明堂或因古皇封禪名山升中之禮多在泰山自昔有此明堂故周亦修舉之若西南北三嶽固無明堂見稱于書史按姚氏𢈔經說有云一歲而徧方岳唐虞之制若周則未聞有此禮大行人曰十二年王巡狩殷國葢期于一方而會四方諸侯焉爾如王當其歲不巡狩

則合諸侯于周。是以作東都。立明堂以朝諸侯。漢儒不通時務。采唐虞之制以入王制。僞古文尚書又據以入周官失之遠矣。此西南諸嶽所以無明堂也。

祼將于京 集注商士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毛氏曰。但云助祭。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考諸侯無助祭事。中庸序爵。但指同姓內諸侯。鄭注所云公卿大夫而朱注添一侯字。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是兗禮。大抵六服助祭。惟閒國一至。卽武成云丁未祀周廟是也。又王國建都當一至。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也。又新君

即位當一至如舜即位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是也惟三大禮而舍此則無有

大昌按外服諸侯助祭毛氏祇說三大禮然必不止此也竊以諸侯每逢朝期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遣使天子有事宗廟則未有不助祭者何以見之周頌臣工之詩序謂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孔疏謂成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于廟樂歌也又云此是下土諸侯自外來者也疏謂諸侯春朝因以助祭者蓋爲此詩言嗟嗟保介維暮之春耳推之夏秋冬來朝者亦必助祭可

知矣且頌詩言諸侯助祭固不一而足也況賜爵必于太廟亦于祭時行之如韓侯初立來朝王初錫命是也毛氏曾不考禮而翻議人爲錯乎

告朔之餼羊 集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毛氏曰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羊告廟請朔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旣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今但註告朔而以不視朔當之此是何説又月朔朝享與告朔于廟是兩事朝廟在祖廟

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注疏謬以告朔謂之朝享胡以亦不
一辨之

大昌按告朔與視朔雖分兩節實是一串若視朔畢然後朝
廟亦曰朝正則與告朔分兩事矣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
亦日月祭杜注以閏非常月不告朔則不視朔可知矣文十
猶朝于廟故闕而不告朔
六年經云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穀梁傳注云不視朔則不
是後視朔之禮遂廢
告朔亦可知矣朱注先引告朔之禮後引文公不視朔互相
發明有何錯乎若注疏家以朝廟為朝享固謬但周禮司尊
彝先鄭云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今毛氏

以朝享爲止祭曾祖考三廟則亦謬矣。

邑里類

郭 集注郭外城

毛氏曰。郭廓然無城之名。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無城。其後避齊難。始城成郛。城西郛。郛者郭也。乃謂郭是外城錯矣。春秋城中城。中城邑名。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也。

大昌按管子云。內之爲城。城外之爲郭。此朱注外城之所本也。若釋名云郭廓也。但釋郭字之義耳。毛氏竟謂郭爲廓然無

城之名果如此則曠野而無紀極孟子何以云七里之郭哉

按魯成九年定六年經俱書城中城顧氏復初春秋大事表曰高氏閌云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公指定公蓋中城者國都之內城也杜注謂在東郡廩邱者非是又曰襄十九年城西郛汪氏克寬云郛乃外城則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爲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見都邑表卷七據顧氏說亦謂中城爲邑名者誤矣安見陳祥道之爲笑話哉

關市譏而不征集注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毛氏曰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即界上之門豈不在道路市

即前朝後市之市。並不在都邑。周官司關以節聯門市。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爲通導。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

大昌按毛氏既言關即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又言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自外入者則關通于門。自內出者則門通于關。然則關非即界上之門矣。豈不自矛盾乎。則朱注謂道路之關何碍也。又謂市即前朝後市之市。然國亦可稱國都也。國都亦有可以言邑者。如衛城曰朝歌。後遷于漕

與楚郢皆邑名也鄭亦邑名也秦亦邑名。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是也。楚都之郢亦邑名也。不可枚舉。則朱注謂都邑之市亦何碍

置郵　集注置驛也郵馹也

毛氏曰。馹即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爲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是馬專屬置。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馹。則自北宋作廣韻者已錯矣。若驛之同馹。則一字而兩行者。朱注既不知郵之非馹。又不知

馹之卽驛則又太疏矣

大昌按毛氏以馹卽驛而不知馹與驛亦有分也又謂馬遞專屬置步遞專屬郵而不知亦非古訓也何以謂馹與驛有分按說文云驛置騎也從馬睪聲是睪主于騎言馬也馹驛車也從馬日聲是馹主于傳言車也亦謂之遽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禮記士曰傳遽之臣左傳且使遽告于鄭說文遽傳也顔師古漢書注云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是也觀此則馹爲驛車而驛則單騎也何以謂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亦非古訓葢古未有以傳

送文書處名之曰置置字之訓說文赦也玉篇立也廣雅設也惟曰郵者郊特牲郵表畷注若今鄉亭謂田間舍也說文境上行書舍也師古漢書注云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是矣蓋古時但有馹爲傳車驛爲單騎而並無所謂步遞其云置郵者當是置立郵舍以爲傳送簡書之舍固兼傳車馬騎二者言之非分置郵爲二也惟漢書參傳取狐父祈善置師古注云置若今之驛也始以置作實字解毛氏所云漢改郵爲置者也自後字書則云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于是後世第有馬遞步遞無所謂傳車矣毛氏但知議朱注而不自

知其亦全未分曉也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五

婺源戴大昌

宮室類

廐焚　集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毛氏曰。廐有國廐家廐。據朱注明視爲家廐矣。考家語雜記俱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附會論語文。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而雜記不指何廐。祇孔疏有孔子馬廐一語。第四馬爲乘。三乘爲皁。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何有于廐。況國廐有家語明文。則寧取有文者。故國廐是而家廐非也。

大昌按禮記明云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若非家廟安用來弔故孔疏亦指家廟說何得云雜記不明指何廟乎若家語則在禮記之後爲王肅僞撰者不足據也且夫子旣初仕畱馬乘亦有四馬何不可謂之廟毛氏謂家語禮記皆爲附會論語然則鄉黨所記廟焚不亦無是事乎且旣云家語禮記皆不足信而又謂家語國廟有明文然則禮記亦未嘗不明指家廟也按周氏埶衷四書典故辨正謂旣云子退朝當指家廟爲是

諒陰　集注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毛氏曰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即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墻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剪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大昌按禮記諒陰作諒闇康成解作凶廬以諒陰爲梁闇則二字俱須改却若孔安國注則在康成之前謂諒信也陰猶默也朱注不從康成而用孔說以爲居喪之名復曰未詳其義者盖因邢疏引杜預人君既葬除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妄說故不敢主其義也但毛氏于朱注所引諸儒謂古論及石經瓜作必嗅作戛之類皆深斥改字之錯何以鄭氏諒陰

作梁闇又必可從乎

器用類

湯盤 章句沐浴之盤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按國語注盤承盥器也廣韻原注亦釋頮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褻矣即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無日日沐浴者

大昌按古人刀劍盤盂皆有銘朱注用舊注之說者正謂此乃盥器以明非謂盤盂飲食之器耳毛氏斤斤辨其非濯髮洒身之器何爲乎

大車小車 集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毛氏曰以大車爲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猶不錯乃以田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襲舊注而錯矣田車者馳車輕車諸名兵車則有臨衝廣軘皆不得以小車概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一名柏車行山者羊車卽善車一名安車周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漢武帝以安車迎申公孔氏正義謂安車衹一馬坐乘又庾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非駕羊而仍駕馬也

大昌按考工記並無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之說若安車

秖二馬自是安車毛氏硬以羊車當之則亦杜撰矣不若朱注用舊說以平地任載之車爲大車者謂其駕牛葢大車以兩轅夾一牛也以田車兵車乘車爲小車者謂皆駕馬葢小車以一輈居中駕兩服馬也此其所以分也平地車柏車羊車俱屬車人田車與兵車同乘車即棧車飾車俱屬輿人若車人云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即承上文平地車言安見其爲駕馬而不駕牛而以爲即安車乎按此注用舊說謂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爲輗似誤分橫木與軛爲二物矣謂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爲軏似誤指轅之上曲處爲軏矣說見余四書問答毛氏不知辨正而混說大

車小車何爲

觚 集注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

毛氏曰觚不是稜。惟柧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柧稜而棲金雀是也。且觚亦非木簡此惟酒器得之然祗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古者制器命名皆有義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爲常用之器觚容二升取寡爲義則觚之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曰觚哉。

大昌按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形制不同毛氏乃謂觚不解作稜其名但以取寡爲義與君公之稱孤寡同義今飲常不寡則名實紊而猶得曰觚哉是則指人之飲酒不寡者說也不寡飲者在人似無與於觚且鄉黨記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則量有不同當以醉爲節而又豈必以寡飲爲貴哉使夫子果因嘆人之不寡飲則何不但以一升曰爵者爲言乎此其說之不可通也夫觚必有稜意當時有不爲稜者則失其形矣史遷所云破觚而爲圜是也觚容二升意當時有不止容二升者則并紊其制矣故夫子嘆之

正立執綏集注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毛氏曰以綏爲挽以上車之索便錯少儀君子升下皆授綏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古者車上皆立惟婦人老者得坐俗學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綏有貳綏散綏則僕自擧登若貝綏正綏則臣授君綏僕授主綏不過受綏而升擧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綏二字前儒多疑而不能解蓋綏者安也以乘車亦危事故制一綏使之把立以安之雖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注多不察也

大昌按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鄭注綏所以引升車者則綏固上車之索也又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鄭注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江氏鄉黨圖考有云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曲禮少儀皆無車上執綏之文是也毛氏以正立主在車上言毋論此節是言升車下節是言車中已與本文不合且但謂綏者安也雖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然此但解得綏字之義耳而于執綏之當在升車時仍無以易也況以綏爲安則朱注所引范氏誠意肅恭義自相合何謂世徇朱注而多不察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六

婺源戴大昌

衣服類

衽 集注衽衣衿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爾雅交領爲衿。昏義施衿結帨。衹佩帶之屬。並與衽不相合。衽則古今未有能言其製者。大抵衣裳之制。上下兩不聯屬。其服下兩旁則裳際盡露。于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于衣而垂之兩服之旁。名之曰衽。衽掩縫之謂。而初不分左右也。自深衣之制起。衣與裳聯屬無際。即裳亦聯其左旁。惟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

者乃以此一尺五寸之衽綴之右腋之裳端以垂于下所謂右衽也葢生人右衽死人則左衽四夷亦左衽是衽另一衣並非衿也

大昌按朱注用舊解衽爲衣衿固未分曉毛氏雖考核較明而亦未十分了了也記曰衽當旁葢朝服祭服及喪服上衣下裳不相連皆用帷裳故用衽綴于上衣以掩兩腋之裳際其衽則寬頭在上狹頭在下鄭注所云衽或殺而下又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若深衣則上下相連故曰非帷裳則左旁之裳前後亦相連惟右旁則用衽綴于裳其衽則狹頭

向上。寬頭向下。以深衣之裳要無襞積故也。鄭注所云衽或殺而上。又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是也。毛氏亦謂此衽以垂于下。誤矣。深衣不用帷裳者。則右旁之裳前後不縫合。故記曰續衽鉤邊。鄭注鉤邊若今之曲裾。据此當別用一幅布爲之。綴于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鉤邊陳氏定宇云不必別用一幅江氏慎修則云別用一幅布爲之此皆毛氏未能考証詳悉者也。毛氏此條附解亦知分屬朝祭喪服與深衣。但又云其限朝祭諸服與深衣對則服製頗多。難一定耳。不知衣服之製。衹分帷裳非帷裳三者而已。中衣長衣與深衣同何云難一定乎。

章甫 集注 禮冠

毛氏曰。注疏謂諸侯朝服。固錯。集注謂禮冠亦錯。莊子言孔子冠枝木之冠。即章甫也。夫章甫何以爲枝木。古者喪冠厭而不郰。惟吉冠必郰。今章甫郰。以枝木則身陋已極。可謂之禮冠乎。或曰冠必與服配。曰不然。端無配。前代冠者得毋公西謙。言或假前代冠以爲不必然之事乎。如此則直曰商冠已矣。何禮爲。

大昌按。士冠禮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章甫。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是諸侯朝服之冠。

朱注釋作禮冠最有斟酌說見予四書問答按孔子自言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又夫子仕魯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我所據此安得云章甫弁陋已極而以為非禮冠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集注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毛氏曰此襲舊注而錯者考齊冠原屬緇色記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是也其後賤緇而貴元凡朝祭服並改元色齊服亦然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是也若緅則全非練飾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縓與緅不同況緅亦非絳色爾雅一入為縓三入為纁惟考工染羽有五入為緅之文注謂以赤染

黑則爲緅則是縓屬黃赤緅屬赤黑也　飾領袖緣也禮注皆然何又脫袖字耶

大昌按孔安國注一入曰緅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緅者三年練服以爲飾故君子皆不以爲飾疏云緅淺絳色今孔氏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朱注襲用孔氏固未詳核矣毛氏証明齊服用元與練衣本同縓江氏鄉黨圖考亦同是能辨正其誤但毛氏以縓色屬黃赤則亦杜撰按爾雅考工記皆云一入爲縓則縓安得爲黃赤色且喪服之練衣亦不當以黃赤色爲緣也又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考工三入爲纁

五入爲緅孔穎達謂經不言四入與六入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注朱則四入與淮南子云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矣更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爲緅也紺緅相類若更以緅入黑汁則爲元但無正文更以元入黑色則名七入爲緇矣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爲元端也今毛氏于紺元緇三者亦未能分疏明白

飲食類

人莫不飲食也 朱氏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毛氏曰此知味與知音同舊注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鮓師曠

別蘄荷耶爲青州刺史嘗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鵞知色
黑白類以証中庸難能一如辭爵祿蹈白刃借端相形然是
有見不然以日用之常人之共知者而反曰莫知是于理有
礙矣猶曰味譬理理肯受乎
大昌按此節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取譬猶夫子言民可
使由不可使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言道
如飲食自有正味如飲所以養陽或則沈湎燕褻威儀或則
渴者甘飲皆爲過與不及而夫子則無量不及亂而不失之
過醉沽酒不食而不失之甘飲如食所以養陰或則貪饕窮

極滋味或則饑者甘食皆爲過與不及而夫子則不多食而不失之過飽饐餲以及不得其醬皆不食而不失之甘食是能得飲食之正則所謂知味即所謂道不遠人也若舊解以食雞知棲牛露食鵝知色黑白以釋知味是至奇至難之事矣夫子言飲食鮮能知味猶云誰能出不由戶固以日用至常之事取譬耳而乃以至奇至難者解之則所謂索隱行怪而非依乎中庸矣毛氏何反取之乎且朱子章句但云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毛氏何用舍章句而言或問語類乎

嗜秦人之炙二句集注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毛氏曰此但以嗜字當愛字就仁內以辨義外謂仁愛在內以能分彼我與敬長異耳今就嗜炙言之則秦我不分一若楚長與吾長之了無所别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

大昌按毛氏以嗜字當愛字謂就仁內以辨義外然上節告子是言秦人之弟則不愛而此言嗜秦人之炙語意相反則知孟子非以秦人之炙比秦人之弟也明是以秦人之炙比楚人之長以吾之炙比吾之長見得炙與長雖在外而吾嗜

之長之之心則在內也正仍申明上文長之者義乎意耳毛氏所云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語意鶻突眞不可解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集注此亦上章嗜炙之意

毛氏曰嗜炙不分秦我而此分冬日夏日則正相反者乃注作同意固爲無理蓋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截然不同

大昌按冬日夏日之喻朱注謂亦嗜炙之意固以炙在外而嗜之在乎心湯與水在外而別其飲者亦在乎心正見因時

制宜義之所以在內也上章告子長楚之喻就同者言義外故孟子亦以嗜之同者明義內此章季子鄉人伯兄之喻就異者言義外故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明義內意正相符毛氏何得謂其正相反乎且此章季子但問何以謂義內也毛氏乃謂此是以義外駁仁內則又牽扯仁內更不分明矣